

新俄短篇小說集

葉靈鳳譯

一九二八

新俄的短篇小說

“And the last shall be first”

是的，在後的將要在前，老的以前的黃金時代雖值得使人追憶，新進的粗淺的未成熟的雖不能止住你的鄙視，但好的終是已經老了的，終是過去的陳蹟，新的雖未完美，但她終是時代的驕子，終是眼前與未來的時代的主人。所以，你不要冷笑，你們也不必灰心，你且看轉瞬之間，新春的蟄雷一動，你且看這新的未來的光榮將掩蓋了那一切舊而自傲

的過去。

於蘇維埃聯邦的新文藝是這樣，於我們文壇上這新進的文藝也……

在世界的文學史內，沒有一國的文學，她的真實，她的嚴肅，能超過了俄國的文學。俄國的文學，她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她的理想中的，精神上的，物質上的一切生活的情形，都忠實的在他們作家的筆下表現了出來。要知道俄國思想社會政治的改變，我們不必讀他的國史，我們僅從她的文學作品裏面就可很圓滿的獲到正確的真實的輪廓。

因此，舊的俄羅斯存在她舊作家的作品內，同樣，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新俄羅斯的立體畫像也在她新產的作家的筆下描畫着，雖然這些作家的作品有的並未成熟。

從十月革命以後，同政治一樣，俄國的文學截

然劃成了兩個的時代。在革命以前，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葉，俄國的文學本正在燦爛絕頂的時期，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後，俄國文學的發展就突然到了停頓的時期。一切老的成名的作家都閉起了眼來，輟筆的輟筆，逃亡的逃亡，肯接受革命的很少很少，就是有幾個是表同情的，但他們仍是“布爾希維克”的反對者。

俄國文學的立腳點本來是建立在平民上的，對於皇室Tsar的嫉視，對於農奴的同情，本是一般作家的共同焦點，但是對於政體的意見，則紛然有了各種的派別。有的希望推翻皇室以後，能像美國法國一樣，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共和國，有的僅視革命作解放農奴的工具，很少有對於“布爾希維克”絕然表同情的。

成名的前輩作家中，反對十月革命最甚的是安徒列夫。他對於民衆本來是敬視的，但對於革命，

他在他的“撒但的日記”中却極惡意的批評着布爾希維克。

列寧引導着農工建立了蘇維埃政府以後，那許多成名的作家都覺得這已經到了一個混亂的時期，他們的精神已破了產，他們的靈魂已經遭了劫掠，都沉入了冬眠的時期，逃亡到異國去的極多。布寧 I. Bunin，黑布斯 Z. Hippius，神秘派的健將墨路沙可夫斯基 Merezhkovsky，詩人巴孟德 Balmont，都先後走往巴黎，其餘留在國內的都覺得這社會政治的情形完全是異國的，完全不與自己有關。他們留着不去，不過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些什麼花樣而已。

這時，祇有戈爾基 M. Gorky，沙推斯夫 B. Zaitsev，沙雅丁 Zamyatin 等，在這時期內依然還能給荒歉的俄國文壇敷衍着現狀。這幾個作家中有幾個在後來都轉入了革命的一面，有一些依然保

持着他們漠然不關的態度至現在。

對於十月革命，俄國的作家並不是全體的拒絕。與那一班保持着木然的態度的另一面，另有幾位作家在革的最初期已入了這條聯合戰線，與全體的農工在一致的奮鬥，始終未曾放棄過。這一羣裏面最著的是白雷索夫，V. Briusov，俄國象徵派的領袖，已於四年前死去；沙那費莫費基 Serafimovich 鄉村生活的作家；以及詩人布洛克 A. Blok，格羅對斯基 Gorodetsky，白萊 Bely，以及大部份的未來派作家。

布洛克對於這革命的貢獻更重。他的長詩“十二個”。實在是表現當時革命的情緒最藝術的一部傑作。她是為榮譽這無產的革命而產生的，她是有反抗性的民衆的聖歌。那十二個紅軍，在沿途殺戮的前進中，由了手執紅旗的耶穌作引導，實在是一個世界革命的象徵。

瑪亞可夫斯基 V. Mayakovsky, 白得尼 D. Bedny 也都是先期蘇俄作家中的傑出者。在革命發動的初期，他們就已經加入了共產黨，轉戰經年，其中，白得尼，他的作品授給革命軍的影響更大，差不多每一篇作品都成了羣衆的讀物，都是真實的表現着當時農工的精神。瑪亞可夫斯基作品的力量也是這樣。

特羅斯基 Leon Trotsky（以前蘇維埃幹部的領袖，但是最近因政見變化，已被逐放了。）在他的名著“文學與革命”裡曾說：智識階級的文藝作品中，能代表當時俄國革命精神的祇有布洛克的“十二個”及瑪亞可夫斯基的“150,000,000”及其他的幾首短詩。

散文作家裏面後來加入了革命的，最著的是小說家亞雲倍基 I. Ehrenburg 托爾斯泰 A. Tolstoi,（另一個托爾斯泰。）

不過，這裏有一個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當知道的：就是這批同情於十月革命的作家，布洛克，白雷索夫等：他們雖然已經不敵視這樣的現狀，但是他們的作品與後來的無產作家仍是顯然有大的分別。他們的作風，他們的觀點，一時終脫不盡根深蒂固的智識階級的個人主義的縛束。對於他們，馬克斯的哲學始終是異國的。他們覺得這樣的革命並不是無產階級爭鬭的開始，不過是天演的一種進化。因此，他們雖不反對，但他們的心情，都是安靜的坐在自己的書室內對於這樣運動的祝福。

這終不是布爾希維克治下的簇新的文學。

自一九一七年至現在，由於蘇維埃政府十載的經營，在各樣的事業粗具規模之中，新俄羅斯的文學便也應運而出現了。這新時代的天才，經了革命的爐火悠久的鍛煉，終於代替了舊的位置而產

生了。他們的目標是在對於這新生活方式的研究與解釋。這就是新俄作家皮涅克 B. Pilnyak, 沙希訖珂 M. Zoshchenko, 李基丁 N. Nikitin 西米諾夫 S. Semenov, 以及其他等等的見解。

這一班新興的作家, 僅是他們所運用的文字, 也幾乎完全與以前舊的兩樣。他們是簡鍊, 直寫, 白描, 不注重想像, 側重於實現的真況。韻文, 散文作家, 都極力的在創造各個的新的表現方法。因為他們是這樣的在時時變動, 這樣的在尋求新的方式, 因此他們的作品, 有時極難使人了解。這一般作家, 他們幾乎都是整個的, 他們的肉體與靈魂, 投身在革命的運動中。他們本身就是革命的一員, 在恐怖的危險中活動着, 他們所以不會死去, 這祇好說是偶然的事。

在這新興的許多作家裏面, 幾乎各人有各人的特長。

農軍的生活，他的情感，他們的思想，在伊凡諾夫 V. Ivanov，西孚寧娜 L. Seifulina，勒費諾夫 Neverov 等人的作品裏面，我們可以看見有充分的表現。

共產黨內部的生活，在愛羅索夫 A. Arosev，亞力克斯夫 Alexeev，寧倍丁斯基 V. Lebedinsky 等人的作品裏，有生動的敘說。

巴當斯夫 Budantsev，馬築西金 Malyshkin，倍比爾 Babel，都是專門描寫紅軍生活的作家。

在新興的作家裏面，詩人是佔最多數，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那自殺的葉賽寧 Yessenin，及比西門斯基 Bezimensky，戈斯托夫 Gastev，塔可諾夫 Tikhonov 等人。

在幾年之前到中國來過的比涅克（我總算曾經有過和他一次握手的紀念。）自然是這班新俄作家中最傑出最流行一個。他寫詩，也寫小說。

許多作家裏面，有的自然是“布爾希維克”有的也並不是。如伊凡諾夫，雅可費力夫A. Yakovlev等並不是共產黨，但他們却是極活動的。著名隸屬共產黨的作家有愛羅索夫，寧倍丁斯基，西米諾夫等人。自然，他們是更形熱烈的了。

新興的文學之所以能確定了他的地位，是因了這許多作家不僅是同情者，他們簡直都是實際的活動者。他們隨了紅軍去打仗，在以前，他們受着白黨的虐刑，做俘虜，被監禁。因此，這是當然的結果，這新興的文學便自然迥與舊的不同了。

革命以後的俄羅斯，決不再是革命以前的舊俄羅斯。文學裏面的表現也是這樣。以前的文學背景，此刻是完全消滅了。此刻的背景完全是熱烈的，激動的，農工的，無產階級的世界。他們將一切以前舊的都毀棄了，以無產階級作礎石，在熱烈的建築新的文化。

他們的心中都是有狂熱的火焰在燃燒着。他們在以緊張的情調目視着一切羣衆的前進，他們自己就是這裏的一個。他們始終在興奮着，因此所寫的作品都是簡鍊的，直率的，不加染飾，不要精密的分析，不要富麗的辭藻，更沒有一點神秘的色彩。他們不追念過去，他們不惋惜破壞，他們所要求的祇是前進。農工聯合的幸福的未來。

因為這樣，這或者就是新俄作家還不能有鉅大的作品產生的原因，但這不過是目前的事，這僅是時間的問題。時候一成熟，新的收成一定將駕凌那一切舊的之上。

現在再將這冊集子內幾位作家的作品再略寫幾句。

迦撒洵 A. Kasatkin 的“飛將軍”，是描寫一位勇敢的紅軍，他的家庭被白黨屠殺了的悲哀。他需

要報復，他尋求死，但死神終不降臨。紅軍的生活與精神，在這裏有很深刻的流露。

愛羅索夫，以前已經說過，他是以描寫“布爾希維克”的生活與精神見稱的。這裏的一篇“領袖”寫當時羣衆對於革命的情緒的緊張，寫他們對於他們的領袖列寧的熱愛，幾乎使我們覺得也忍不住要——啊啊，危險！不寫了。

比涅克，這更是毋庸置疑。新俄作家在國內最熟悉的就是他。“皮短衫”是講“布爾希維克”們的勇敢與犧牲的精神。

伊凡諾夫，他也是新作家中最著名的一個，也是個實際活動者。曾遭遇過兩次要槍斃的危險。“軌道上”是寫當時農軍作戰的情形，人物裏面有一位中國的好漢，這是我們值得誇耀的。

西孚寧娜，是一位年少的女作家。她的作風以寫西伯利亞的生活見長，此地的一篇“犯法的人”，

是她最得意的作品，也確是最好的作品。因為在格式上，“新”的表露不十分多，所以看下去似乎更容易使人了解。她在這篇小說內寫那個少年改過後的情感，有能使人下淚的激動。

這集子內的小說，完全是從英文轉譯來的，原文當然會比英文更好。我譯成這個集子，並沒有什麼野心，不過在自己讀了之後，覺得國內關於新俄小說的翻譯極少，便鼓勇這樣介紹了過來。

譯文本已匆促，這篇小文寫得更是匆促。是在一個下午趕成的，當然免不了草率。

國內近來似乎也有人在鬧“革命的文學”，但是我覺得這不僅是喊喊就可成就的事。無產階級的作家不會寫出資產階級的作品，與安閒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作者不會寫出無產的文學，是同一樣不可能的事。我怕我們此刻不僅產不出革命的

文學，恐怕張開眼來，可憐的我們是看不見革命，也看不見文學。

但是，時代終是不容你等候的。Right or Left，這要看你自己的定奪。

最後另外的一句話：這樣的小說，這樣的文字，我希望絕不要有人以爲他與“盧布”有任何的關係。設若有關係，也不過僅與我們的“國幣”有關係而已。

一九二八，二月二十下午，靈鳳於聽車樓。

飛將軍

迦撒洵 I. Kasakin 著

五月的一個傍晚，我們將受傷的同志們在營內處置好了以後，大家站在草場上等候我們Kasha（麥粥一類的食物。）的時候，我們突然發現他從樹林那面走了出來——他，飛將軍亞席甫！

“弟兄們，亞席甫來了！”滿草場的人都噪了起來——“飛將軍亞席甫！”

“那裏？那裏？”散戰隊中一般新來的同志們都這樣焦急的掉着頭亂問。“什麼亞席甫？”

“祇要睜開你們的眼睛，不必張開你們的嘴！那裏！”

“真的，真是他！”老同伴中的一個這樣喊着；他跳了起來，將湯匙插在靴筒的後面，歡呼着道：

“正是他！亞席甫！這個飛的鬼！……”

“我告訴你，這正是他。”

“還是活着！這才是奧越斯的真種！”

“不錯，弟兄們，亞席甫不來則已，一來了，必定要幹一些事的！”

“亞席甫從來不肯無爲而來！”

“我對你說，假如他來了！……”

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穿着一件農民軍的衣服，沿了堤埂，在毀壞了的鐵絲網和敗路的亂木之間，曲折的走了過來。他的外衣的下角像斧頭一樣的